

黔东文史拾零

王国华 著



黔东文史拾零

王国华

黔东文史拾零

作 者	王国华
责任编辑	三穗县政协宣教委员会
封面摄影	孙文平
开 数	850×1168 1/32
字 数	224 千字
印 数	1-500
工 本 费	16.00 元

序 一

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 邵平南

《黔东南文史拾零》是我州第一本个人结集出版的文史专集。这个集子主要是反映我州东部地区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少数的也涉及全州各地，有的还涉及到毗邻的玉屏县和湖南省的新晃县。集子反映的时间上至清朝末年，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前后七、八十年。内容涉及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战争及社会变革等。其中有事件叙述、有人物介绍、有事件人物论说、也有物产简介、内容涉及较广。尤其是辛亥革命，抗暴斗争，边界纠纷，行政隶属及少量的经济、文化活动，是过去我们的文史资料涉及较少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作者做过十多年的地方党史工作，也长期为县、州、省文史刊物撰写地方文史资料，这个集子中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省、州、县的文史刊物或党史刊物上发表过的，有的还收入了省外专集。内容翔实、文字流畅、有可读性。

近二十年来，我州文史资料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地都涌现了一批文史工作者。希望全州广大文史工作者继续努力，深入调查研究，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史资料，把我州的文史资料工作推向新的阶段，提高到新的水平。

2003. 5. 28

序 二

三穗县政协主席 杨胜林

在黔东南这块秀美的土地上,近百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物产等方面都出现过许多事件、人物和物产。这些事件、人物和物产都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都难见诸册籍。不能为后人认识本地历史发展,了解前人足迹提供依据。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黔东文史拾零》这本书记述了黔东(有的涉及到整个黔东南和邻省边区近百年来的一些人和事)。书中所述内容虽然不是全面,只是其间点滴,但对了解过去的这段历史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黔东文史拾零》的多数内容是反映三穗县的人和事,记述了三穗县部分政区、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和物产等方面的重大事件的变革和发展,记述了一些人在这些变革发展中的经历和进取。我们从中可看到前人在这些变革发展中的足迹和进取精神,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书中有的内容,如物产篇中的几种物品简介,有的物品今天还在继续发展,有的已不是那么红火了。但这在历史上是曾经有过的,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辉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作者是本县人,长期从事地方史志工作,对地方史志有较深涉足,对文中的人和事都是作过调查研究的,所述的人和事真实性比较可靠,值得一读。当然,对地方史志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黔东文史拾零》不是历史全貌记录,只是历史事件、人物和社

会现实的点滴记载。但这是地方文化发展的一种体现。希望有这方面爱好的同志认真读书,加强调研,认真研究问题,努力把我县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促进我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全面发展。

2003 年 6 月

目 录

序一.....	邵平南	1
序二.....	杨胜林	2

事 件 篇

辛亥革命前后黔东南的社会变化.....	3
湘黔边区四县各族人民的抗暴斗争	11
湘黔边界两寨历时二百多年的土地纠纷案	20
黔东南的烟毒及解放后的禁烟	26
邛水协兴油桐公司	33
长吉纺织生产合作社	37
天主教在三穗的传播	40
民国时期的三穗教育	44
懿德女子小学	51
雪洞“德意园”湘剧班的兴衰	54
红六军团长征过良上始末	59
一九五〇年三穗县的土匪暴乱及剿匪斗争	66
盘山合围	80
雪凉合围	89
八万人民的爱国心	97
苗乡灭疟记事.....	104

人 物 篇

战友·导师·领袖情	
——杨至成与毛泽东的相交相知	113
十年征战赤子情	
——记老红军杨德忠	127
一个侦察兵的足迹	217
在战斗中成长	225
红烛照山村	231

论 述 篇

杨至成的军事后勤思想和他对后勤事业的贡献	239
黔东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249
三穗县和岑巩县解放初期的行政隶属变迁	569
解放贵州第一仗不是青溪战斗	260
杨至成和他的诗词	262
一副挽联见精神	265

物 产 篇

三穗斗笠	269
“贵康牌”羽绒制品	272
“八弓牌”稀土合金铁锅	274
三穗红竹豆	276
三穗竹编生活用品	277
三穗金秋梨	279
后记	280

事件篇

辛亥革命前后黔东南的社会变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年11月,贵州宣告光复,黔东南各地亦先后响应。由于革命力量弱小,尤其在府县基层更是薄弱幼稚,代表反革命势力的地方官绅不费很大力气就篡夺了政权,把黔东南各地推入了混乱和苦难之中。

一、黔东南人的觉醒

黔东南现在的辖区在辛亥革命前分属都匀府、黎平府和镇远府。当时的黔东南地处边远、山峦重叠、交通闭塞,只有 湄阳河、清水江和都柳江 3 条河是外出的主要通道。这种偏居一隅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这里生产落后,经济贫困,文化落后,信息难通。情况尽管如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信息还是不断传来。这些信息,激起了一些有识之士无比义愤。尤其是 1898 年的“戊戌变法”更觉醒了有识之士的革命意识。他们出于强烈的爱国意识,有的走出大山,到贵阳、到省外寻找革除腐败、振兴中华的道路。有的甚至到国外考察、学习,寻找救国路径。这些人中有当兵入伍的,有交友结社的,有出国留学的,形式各异,路径不一。有的还加入了革命组织。剑河县的穆邦荣、李世荣,三穗县的吴会贤,麻江县的吴传声,岑巩县的杨建藩,黄平县的黄东府、黄华、许荣宗、杨正元、陈德修、蔡繁,黎平县的周仲良,天柱县的王天培等人,或在省城或在省外或在国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们表示坚决跟随中山先生,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建立繁荣富强的共和国。有的黔东南人在省内加入了革命组织。镇远县的潘德明、万贤臣、王

星阶、杨培凤、梁时宪，黎平县的张德馨、周培乔等人就加入了贵阳张百麟等人领导的自治学社，积极投入贵州的革命斗争。武昌起义成功后，黔东南一批青年在大好形势下，革命激情更加高涨，他们毅然离开家乡，奔向贵阳、奔向广东，投向革命事业。锦屏县的吴慕尧，台江县的张伯修，榕江县的杜康臣、龙侠夫、杨秋帆等人在广州加入了同盟会。麻江县的张金培在北京加入同盟会北方支部，锦屏县的吴学海加入了自治学社，以极高的热情投入革命斗争。

除走出去到外地参加革命斗争的，一些有识之士和受革命潮流影响的新学人士则是留在家乡。他们认为中央中华大国之所以衰弱无能究其原因，除了清政府的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人素质低下，必须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人的民主、科学意识，才能担当起强国的任务。而要提高国人素质，必须走教育兴国，科学兴国之路。因此，他们甘愿留在本地，一边揭露时弊，抨击时政，宣传革命，宣传共和；一边利用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兴办教育，使乡人子弟上学读书，受到教育。他们利用教育这块阵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大力培养人才。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为振兴中华蓄积力量。

二、辛亥革命中的黔东南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武汉起义成功。消息传来，贵阳革命党人深受鼓舞。

自治学社迅速组织陆军小学师生和南厂新军于11月4日起义，逼迫贵州巡抚沈瑜庆交印退位，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专制统治。贵州光复的消息迅速传向全省各地。

贵州光复前，镇远府治就有以自治学社社员潘德明、万贤臣、王星阶、杨培凤、梁时宪等人为首革命党人成立了贵州省自治学社镇远分社。他们在镇远不断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鼓吹革命，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创办学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非常活跃。他们同时在军中开展活动，准备推翻清王朝在镇远的统治。贵州光复的消息传到镇远后，潘德明等人立即联合拥护革命和同情革命的人

士,宣布拥护共和,逼迫镇远知府郭志尧交印退位,成立了贵州军政府镇远分府。顿时,镇远学校师生,机关团体及城关居民手持白旗上街游行。搭台讲演、拥护共和。人们纷纷剪掉发辫,盛况空前。

在榕江。辛亥革命前夕,榕江就有杜康臣、杨秋帆等一批忧国忧民的青年不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立志报国救民。1911年秋,吴叔度约留日同学付良弼到榕江共商革命大事。贵州光复的消息传到榕江后,付良弼等革命青年立即率领学校师生和地方进步人士及部分同情革命的文武官绅举旗响应共和,成立起贵州军政府榕江分府,并推举吴嘉瑞任榕江分府都督。

在黎平,贵州光复的消息传到黎平后,在黎平的自治学社社员张德馨、周培乔等人立即联络有识之士陈锡候、赵用卿、张季华、张泰昌等人积极起来响应,拥护共和,并成立黎平自治局。通知府衙文武官绅到自治局开会,商讨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府。但黎平的府县官绅思想顽固不化,他们相互勾结,同革命力量对抗。自治局人员发动进步人员从黎平、锦屏等乡下调集群众数百人逼迫知府交印退位。黎平知府乘自治局人员开会之机,派驻军哨官袭击会场,杀死自治局负责人张德馨,掳去多人,四乡群众散去。黎平革命力量夺权失败。贵州军政府闻讯,派同盟会员、管带艾树池前往查办,黎平才得光复。接着黎平周边的永从、下江、锦屏各县、厅先后光复。

在剑河。贵州宣布光复后,军政府派同盟会员穆邦荣等人到剑河。穆邦荣等人分头找地方人士做拥护共和的工作。特别是做清厅巡捕谭义芝的工作。控制了武装,然后进城逼清江厅通判周钦和游击韩殿元交印退位。事情进行顺利,随即成立“民国贵州军政府清江厅分政府”,宣告清江厅光复。

在台江。贵州光复消息传到台江。新学人士张伯修等人率领学校师生悬挂白旗拥护共和并致信拥护贵州军政府。台拱厅同知汪荫荪见势不好,只得悄悄逃走。贵州军政府旋派人就任台拱厅同

知。后2年,台拱厅更名台江县。

在天柱。贵州光复消息传到天柱。天柱知县李保和见大势已去,抵抗无益,急携家眷、财物逃走。一行逃至织云,被百姓截获。百姓视知县无大恶,遂留下财物,放人离境。在远口,社学人士吴展培、吴展诚等人闻贵州光复,迅即发动乡民驱逐远口巡检司官,司官郑元吉连夜逃走。吴展培等人率民众自建团防局、商会、维持秩序。

境内其他各县、州、厅也先后随潮光复。

三、各地光复后的反复及革命党人的去向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闻风而起,先后推翻了旧政府,拥护共和。贵州各地也是如此,宣布光复。这一系列的连锁反映,虽在少数县出现了一些阻力,但毕竟是大势所趋,难以阻挡。旧势力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由于革命风潮来得快,来得突然,一般府、县、州、厅的旧势力还来不及反映就被推翻了。他们或交印退位,或私自逃走。在黔东南地区,旧势力的退出和革命党人的崛起,一般都比较顺利,只在少数地方出现了阻力,出现了反复,甚至出现了流血斗争。

在镇远。光复前,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就处于对立状态,不时发生争斗。光复后,立宪派迅速利用哥老会出来扰乱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迅速恶化,军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在黄平亦是如此,哥老会闹得社会不得安宁。直至滇军入黔才予压制下去。但滇军在压制哥老会的同时,对革命党人也大加残害,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了军阀手中。

在榕江。榕江闻省贵州光复,很快成立起榕江军政府。但军政府内很多都还是旧政府的原班人员,很快,府内拥护共和的与反对共和的官绅矛盾逐渐尖锐。反对革命的赵管带杀死了拥护共和的易管带。事发之后,武举冯云南率众驰援亦被杀害。后军政府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平息。

黎平的斗争更激烈复杂。革命党人成立自治局后，要求知府陈鸿年交权退位。以陈鸿年为首的旧势力串通一气，联合对付革命党人。围杀自治党人张德馨后，又追杀自治局成员周培乔。省军政府闻讯，派新军第二标艾树池率部进驻黎平，赶走了旧势力，黎平才得以光复。不久，滇军入黔，艾树池部被打败，一切又恢复了旧势力的统治。

在剑河。清江厅宣布光复后，由镇远军政府派肖家焯代理清江通判。肖到剑河，大力扶植哥老会。哥老会得势，就肆意横行，不分贫富，大肆敲诈钱财。城里的富户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就下乡组织力量，调集民团数百人围攻剑河军政府。革命势力被迫退出城外。民团进城，根本不分黑白，凡见剪掉辫子的人都一律杀死，革命党人受到了残害。后省军政府派郑嘉复到剑河任清江厅通判，事情才稍得平复。

台江、天柱、麻江等地，清政府官员闻各地革命成功，自知无力阻挡，只得自动退位，悄悄逃走，让地方人士出来收拾局面。接着，省军政府派人接管地方政务，成立政府，维持秩序。

总之，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黔东南各地虽然少数地方出现反复，甚至出现流血斗争，多数地方还是顺利的，由于革命党人力量弱小，仓促上阵，而且很不成熟。各地光复以后，旧势力和哥老会不断扰乱社会，政权难以稳定。加上一些革命党人或革命青年，如台江的张伯修，黄平的黄东府，榕江的杜康臣、杨秋帆，锦屏的吴慕尧在光复以后，很快离开了本地，到贵阳，去广州，到外地去，或投奔革命，或求学深造。无形中分散了地方革命力量，难以抵御旧势力的阻力。还有贵州省军政府的很快失败，导致地方军政府得不到有力支持。能够勉强维持下来的也仅是沿袭旧制行事。滇军入黔后，革命势力受到打击，革命党人遭到杀害。在其势汹汹的反动势力面前，许多新学人士或革命人士都显得无能为力。只得带着新学思想埋头乡村办学，通过教学这块阵地宣传新思想，培养人才，为社会

的进步、发展尽到自己的力量。

有的同盟会员或自治学社社会会员见革命失败，社会动荡，时局险恶，难以实现救国宏愿，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通过办实业促进社会进步、发展。

辛亥革命运动在黔东南各地只是昙花一现，仓促上阵的革命党人还来不及巩固革命成果，就被立宪的旧势力和滇军入黔所淹没。接着来的就是军阀混战、土匪骚扰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人民群众又陷入苦难之中。

四、辛亥革命在黔东南各地的影响

贵州的辛亥革命，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以自治学社为首的革命党人失败，立宪派上台而告终，由云南军阀唐继尧独揽了贵州大权，继后刘显世统治贵州。军阀们统治贵州后，先后对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在黔东南首先废除府、州、厅、司，设立黔东道（亦称镇远道）、州、厅、司一律改为县，镇远府改称镇远县，黄平州改称黄平县，台拱厅改为台拱县，思州府改为思县，麻哈州改为麻哈县，丹江厅改为丹江县，黎平府改成黎平县，清江厅改剑河县，古州厅改为榕江县，下江厅改为下江县，新设邛水县、锦屏县。黔东道辖镇远、施秉、黄平、邛水、青溪、思县、台拱、剑河、天柱、锦屏、黎平、榕江、下江、永从和黔东北诸县共 27 县。

在辛亥革命中，黔东南大多数地方几乎都是在几天之内就取得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旧政权，建立起省军政府的分政府。随着省军政府的失败，各地建起的分政府也随之瓦解。革命党人受到了打击、残害。随军阀混战的开展，兵匪灾害和自然灾害的频繁，人民群众又陷入更深的苦难之中。

1、革命力量遭到打击，社会治安更加恶化

黔东南各地的辛亥革命运动虽然是昙花一现就凋谢了，毕竟还是加深了人们推翻清王朝腐败政府，走共和之路，振兴中华民族的认识，由于革命党人人数少，力量弱，政治上幼稚，在大潮中仓促

上阵,事前没有足够的宣传,没有做好革命舆论,许多人对革命不理解,加上贵州军政府的过早失败,各地宣布光复以后,旧势力就公开反扑。哥老会的猖狂活动,社会秩序更加复杂、混乱,革命党人无法控制局面。镇远、黄平、剑河、天柱、榕江等地,旧势力和哥老会搅在一起,活动十分猖獗,使局面难以收拾。接着,滇军入黔镇压,哥老会和革命党人都遭到打击。有的革命党人遭到杀害,有的被迫出走,有的只得躲藏起来,不敢出面。其他未经历大反复的地方,虽然宣布光复,旧官逃走了,新上台的也为大势所迫而无所作为,只能沿袭旧制行事,给军阀混战,土匪滋生留下了空隙,创造了条件。从1912年以后的几年里,黔东南多数县都发生水灾、雹灾、瘟疫、天花、霍乱等自然灾害,社会生活更加不安,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困难。

2、商业萎靡、经济萧条

辛亥革命前,黔东南的商业贸易基本上是靠“两江一河”(清水江、都柳江和 潯阳河)运销。木船将木材(大量木材扎木排)、桐油、大米、大烟、土特产运出去,再将布匹、日用百货、食盐等生活用品运进来。镇远、榕江就成为黔东南地区南北两大商品集散地,许多湖南、两广的商人都到这里开商号、办作坊。榕江城区虽然不大,商号就达数十家。辛亥革命失败后,接着来的是军阀混战,盗匪四起,时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经商不仅风险很大,盈利逐渐减少,水上船只也日渐减少,木材、土产难运出去,生活用品难运进来,食盐贵如金银,有时达到数斗米买一斤盐的地步,群众消费不起。千户人家的集镇一天还卖不完一头猪肉。加上捐税繁杂,税率变化无常。经商已无多大盈利,一些湘商、广商先后带着资金离开黔东南回湖南、两广去了,黔东南商业逐渐萎靡,进入了暂时的萧条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3、有识之士办学,教育有所发展

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学思潮毕竟波及全国。